

佛曆二五一四年五月十五日

# 人生

子石任田

復刊第三卷第四期

## 目 要

「現在世界是亟需救濟，但祇有從佛的光明和佛的聖法，人們纔可以得到真的救濟，便是真的解放和自由」

——美國喬治萬雷氏語(Georges Varcy)——

|            |     |
|------------|-----|
| 所希望於中國佛教會者 | 大隱  |
| 共匪絕不能毀滅佛教  | 小隱  |
| 發菩提心       | 南亭  |
| 布施最貧窮下賤的人  | 唐湘清 |
| 如何是禪       | 東初  |
| 重新出家       | 陰盡  |
| 佛經傳譯之概觀    | 東初  |
| 寫在人生復刊上    | 意善  |
| 文芷之死       | 籌中  |
| 以因果律來看共產黨  | 天民  |
| 三民主義與根本救國  | 慈航  |
| 感應道交不思議    | 張素瑛 |
| 給讀者的報告     | 編者  |

社址：北投溫泉路一四二號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 共匪絕不能毀滅佛教

(續完)

小隱

但毀滅佛教的結果，於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痼疾身漸大發遂殂。一僧傳！在武帝未死以前，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帝死後，道林為中書與復佛教最相親者。宣帝即位，即詔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與復佛教！」

三、唐武宗，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會昌之法難。佛教在唐代，本來很興盛；但武宗根本是信奉道教。在會昌元年即召道士趙歸真八十一人入禁親受法籙。武宗雖受道士趙歸真，劉元清，鄧元超及宰相李德裕之煽惑，擬毀滅佛教，但因沙門法實，玄暢撰三寶五運圖證明佛法感應，以及知玄辯說精壯，使道教者流不能屈。帝在會昌五年淘汰佛教：

「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初兩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折天下寺四千六百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廊廡，金銀像以付度支，鐵像以鑄農器，銅像鑄鑄以鑄錢，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佛祖統紀！

這是歷九朝為七帝師清涼國師滅後七年及圭峯禪師滅後五年的法難。在毀佛的次年，武宗即身背發疽，煩懣旬日，不語而崩。時長安有人夜行見空中下降朱衣相語曰：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太平廣記！太子登位，即詔復佛教。並捕趙歸真，劉元清，鄧元超等十二人，以惑亂先朝，毀除佛教，召集群臣於朝堂，誅之陳其屍首。李德裕貶潮州，不久病卒！佛祖統紀！

四、周世宗，這是唐末五代毀佛的帝王。周世宗毀滅佛教，不同於太武帝等是受道教的煽惑，它是受經濟的影響，欲括佛教的財產。於顯德七年，勅民間銅像輸官鑄錢，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通錢。並掩誦說：「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苦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所非惜也！」佛祖統紀！

當詔下毀像佛時，鎮州有大悲觀音像極有靈感，人人都不敢近。帝聽說，親自前往，持斧繩破面胸，觀者為之慄慄。一及帝北伐，疽發背，亟回師，遂殂！楊文公談苑！

當時有位周百勝居士蔬食念佛，一夕夢一黃衣人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鐵牀，獄卒持鑿被其胸，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問內者為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毀像故此罰。何時方罷脫其苦？謂世間通錢盡時，方脫此罪！神應錄！其宋徽宗，紅羊，都是佛教法難的時代。以上所說是三武一宗佛教法難歷史的事實，同時也看到發動毀滅佛教

的人，都遭到悲慘的惡果，而佛教旋又興復。魏太武帝因冠諱之崔浩煽惑毀滅佛教，坑殺沙門，崔浩誅滅五族，太武帝身感痼疾，竟為常侍宗愛所殺。文成帝即位，即大興佛法。北周武帝因衛元嵩，毀滅佛教，勅令沙門反俗，不久帝身患痼疾而死。宣帝即位，與復佛法。唐武宗因趙歸真等，毀像廢寺，逼令沙門反俗，帝後發疽而殂，因毀佛奪壽去位，趙歸真等十二人被誅。宣宗即位，佛法大興。周世宗毀像鑄錢，奪折寺廟，疽發胸而殂，人見在獄中受苦，要待毀像所鑄錢盡時，纔能脫離地獄苦趣。這是君臣皆受惡報的事實。

由此觀之，可證明共匪絕對不能消滅佛教，也就是正義終能戰勝邪魔！我們根據佛教的勝義及歷史的教訓，共匪固然不能消滅佛教，但我們應如何挽救目前佛教的法難，及如何建設新的佛教，這使我發生兩種觀感：

第一、佛教在歷史上雖然遭受了種種磨折的法難，然每一次法難，不數年都能興復，這固然是法運及人類的劫數與衆生羣力相互合而成。但佛教每次都有聖賢出世資助，纔能達到興教的目的。魏武帝時有曇始、曇曜、師賢、曇曜師賢為興復北魏佛教的人！周武帝時有知玄、法猛、道林、道安、慧遠、靜暉。唐武宗時有法實、玄暢、知玄等，皆是以法亡而求興復正教的大德。尤其是靜暉調胃降心而卒的犧牲精神，雖未能感動當時昏君帝王，但其精誠足驚天地泣鬼神，召示於社會群衆，以身可毀而不可損，而佛法不可毀滅的一種偉大的精神。宣帝登位，即恢復佛教，未嘗不是靜暉偉大的犧牲精神所感召。回觀今日之共產黨折毀寺廟，殺戮沙門，無異三武一宗法難的再演。但今日我們佛教徒中有沒有若輩始殺之而不死，斬之而不傷，玄暢、道林等的智慧才力，以及有沒有若輩始殺之而不死，斬之而不傷，飼虎虎不敢近的那種神力？尤其有沒有靜暉那樣偉大為教犧牲的願力？今日不是共黨毀滅佛教，以及今後佛教能否存在的問題；乃是我們有沒有挽回教難及興復佛教的智力、德力、願力、神力的問題。

第二、共匪毀滅佛教，給佛教的打擊固然是很深，但對未來佛教影響上是如何？當然是深刻的，也許是佛教道的增上緣，因佛教傳入中國，充分的受了中國宗法社會思想的浸染，把佛教根本的意識，變成中國宗法社會式的意識；佛教徒迷醉於宗法制度的保守，「一葉落三百五百浩浩也」只以飯食豐饒，資令穩便為旺，孜孜為道者無一人！（雲峯語）今日叢林制度的寺院，祇貪徒衆，養而不教，成為大的家庭。小的寺院，完全俗化成為小的家庭。這種種十足是宗法社會制度的影響。佛教（接第二面下段）







無說是禪的根本法。故歷代祖師皆通學者動不動，就以「離四句絕百非」的義風來彰顯自己心靈上所證明的絕對境界！掃除學者意識上的分別知見。

「百丈問鴻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鴻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問汝道，『恐已後我兒孫』。』

這個問答與前所舉問答意義相同。也是離四句絕百非如何說禪？百丈懷海嗣馬祖法，住百丈山大雄峯，為宗門著名的宗匠。鴻山為丈侍者。丈便問鴻山併却咽喉唇吻如何說禪？在丈自己已於絕對無言無說的真理，已經領悟到一個個圓成的家珍，為了要指示學者，故作此問。鴻山深知併却咽喉唇吻說禪？況禪又非可說！於是說「却請和尚道」。百丈也來得爽快說，我為你驗未會不可以，可是說出來以後，要喪絕了嗣法我的人啊。

為什麼呢？禪的根本法，不是憑言說的，是直覺的妙悟，是絕思絕慮的根本法。百丈要鴻山超越語言思路出離四句絕百非的根本法。聰敏的鴻山却用逆襲的方法，假使語言能答得出的話，就請和尚道吧！我是沒有方法的！質言之，直覺的妙悟所顯現絕對的生命，不但在言說間，亦復不在經教中。教我怎麼能說出呢？

## 二

在宗門中有兩個祖師，起初都是依經教尋求真理的，一個是貧無立錫之地的香嚴，一個是呵佛罵祖的德山；後來都為祖師所破，認識家珍，燒却經典！成為一代祖師。

香嚴智閑：先是研究經教，在百丈前問一答十，後參鴻山。一日鴻山問：『我不問汝平生所學解及經典上所記得的！』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試一句來！

智閑於此，竟茫然莫答，歸寮將平日看過經典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可得，乃自歎畫餅不可充飢；屢乞鴻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

已後要罵我，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日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勞，乃渡辭鴻山，而去香嚴，乃獨居參究。一日因鋤地交草時，擲瓦片擊竹作聲，廓然省悟。遂歸庵沐浴焚香，遙禮鴻山道：『和尚大慈，恩臨父母！當時若為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並寄鴻山一偈云：

「一聲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德山宣鑒，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無不貫通領會。常講金剛般若，每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盛行禪風，乃氣不平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撲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肩擔龍疏鈔南下。在途中見一賣餅婆子，因息肩買餅點心，遂與婆子問話。婆子指曰：這個是甚麼文字，這是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這句問話，却如鎗頭直向敵人猛刺的形勢，那鼻孔透天的德山老漢，滿面慚愧，一句也答不出，遂徑往龍潭，德山是個當仁不讓的，至龍潭曰：『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一夕夜深下山，潭點紙燭虔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遂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炬曰：『第諸立辦，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權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以上所舉二個公案很明顯的，就是佛法的真理不在言說經典中。當時鴻山為什麼不肯為智閑說破，一是絕對真理是離去言說，是閉却咽喉的，怎麼可以說得出呢？一禪是心法，各人本具的，不在經典中，我說的是我的，不干汝事，等於我吃飯，汝不能飽，佛法重在實際參究，因此，智閑終以捨却經典知見，離去言說，始達到實相的妙悟。德山觸着實際絕對的真理，始悟到窮諸玄辯，於真理的性命上，等於畫餅，不能充飢！香嚴，德山後為宗門著名的祖師。

## 四

從香嚴與德山兩個公案看來，就顯出禪與教根本不同的，因為依據經典所發見的真理。是一種「真理觀」不是真理事實的本身，更不是研究者自身的真理，這樣的真理，是「想像的真理」，在學說上雖有相當價值，但在真理事實沒有什麼！禪是根本否認學說上的真理。故曰「我宗絕言句，無一法與人」，就是說真理祇有直覺妙悟纔能體驗真理的生命，也就是真理祇有真理自身的表示始能完整。如人自己，祇有自己認識自己，纔是絕對的正確。這不容絲毫假借的，所以禪之所以安立於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基礎」上，就在不假理性，以直覺智，達到「一聲前一句」直覺捉住直覺自身經驗的事實，創造出永恒的新的生命。以是，要想在佛法中獲得大解脫實現本有生命的人，不必囑古人糟粕，或求神靈拜祖仙，祇要向着自己心靈大覺體驗上進攻，以掃蕩戰的戰略，把八識田中無量劫所有業識的種子，是非，人我，長短，煩惱，涅槃，肯定，否定，有無一切議論惡知善見掃殺得乾乾淨淨，保證終能制服一切戰勝一切，身心脫落，成為法中王！

## 為佛弟子，常悟自覺，

日暮思禪，樂觀一心。

——法句經句——

# 重新出家

陰 晝

有一次，我和印師談到重新出家的問題，他一本正經地說道：「像這樣的人，算不得真正的出家，還要重新出家呢！」我被他的話愣住了，像他那樣德學悲願具足的人，莫說在中國堪稱僧寶，就是在南傳佛教最興盛的國家裏，怕也找不出幾個吧？我沈思了半晌，方明白了他這幾句話的意義是够深長的：大概他是不十分重視形式的出家，而着重心理的出家，正因為他着重心理的出家，時刻都正視着出家的真義——勤修三學，斷除三毒——這重新出家的四字從他口裏說出來，無意中就表示了他對日日出家，念念不忘，他出家的新觀已確立不拔了。善知識的話是幽默而富有啓發力的，善知識的心是謙虛而增上不已的，他那重新出家的一句話，到現在還時常浮現在我的心頭，使我得到深刻的警覺和體驗！

我們有時碰到了一般出家人，和他擦起天來，你如果說他不是如律出家，或勸他重新出家，他不是嫌你囉嗦就是動起煩惱來，因為他們的觀念認為着僧服就算出家了，根本不知道什麼如律不如律，重新不重新。中國自清初以來，廢除度牒，僧制大濫，把出家看作極其平常的事情，那些社會複雜份子不斷地竄進寺廟裏來，造成了佛教的混沌局面。

我時常這樣想：即使僧教育制度健全了，對這些出家動機不純正的人，還是不能徹底改造他們的心理。因為他們沒有切實地發願離心，發著提心。出家者與世人的不同：不但在形式上的差別，最極重要的是在心理的轉變，都要一一加以否定，否定到無可否定時，新的人生真義才開始獲得正確的認識。這正確認識——正知見，是佛教徒唯一大事：捨異生位，修菩薩行，證涅槃果。無不賴正知見為增上主力。所以真假出家的分別：是能否具正知見為判：而佛法的能否久住於世亦以出家者具正知見為判。正知見是整個佛法的代名詞，是僧伽應運獨著的命脈；握著了這命脈，就與法身慧命息息相關。真正的佛法全繫在正知見上，失去了正知見，佛法就不能成為佛法！

語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的確，出家不是一般人的事，因為這要具有出世精神——大勇大捨才能做到。出家的真義：一面是否定現象，對它不生起絲毫的貪着心；一面是體察真理——緣起性空，激發宏濟的大悲心。否定，不是抹煞現實和消極，相反的，是體驗現實積極精進的，是透過了現象的表層深入地揭發出它內在的，必然的，普遍的理則——緣起與還滅：由於見到了這道理，才如實正知：斷的應斷，行的應行。這斷，是屬於文殊的大智——斷德、行、是普賢的大行——恩德：這雖是佛果上的二德，也是出家者所應行的事。如此超越見地，全從否定

上得來。

釋尊當日是何等高貴，優美、甜蜜、快樂，然而他視若涕淚，毫無窒礙地擺脫了。他所以決意擺脫這些，全係不滿現實，想陶鑄成新型的人生，必得揮了它，所以他的否定就是他的成功：也就是表現出他最積極的大勇大捨的精神：這精神真是驚天地，泣鬼神呢！我們要創造新的人生，真的進化，必須具足了佛陀的這種精神，把過去的一切徹底掀翻——否定，以新姿態挺立於僧團中。這才是不主故常的大丈夫作風！

中國佛教衰敗至極，出家者混濫無比，大多身出家而心未出家，甚至有以伽藍作淫樂放逸的場所，勾結流俗，任意妄為，着俗服，行俗事者比比皆是。此輩因出家的動機不正，又未受過良好的僧教育，無怪其然。即一般受過僧教育，且會親近善知識的，其行為乖舛，思想腐化，人格墮落，不思轉修風氣，反為風氣所轉，現在佛教中的名僧，多為此輩化身。不過他們遇到特殊的因緣，可能自動的或被動的改變過來，仍可為維護法門套外，最多只能做個模稜兩可的人，根本說不上是真正的出家者。

在現時有熱血，有情操，有作為，有為法心的僧青年，決不自甘墮落，但受了風氣的薰染與環境的誘惑，不許你立定腳跟，挺起脊梁，無視流俗，超然卓立，要想擺脫了這一切，只有立志重新出家，一抱齊體解大道，便，發無上心——弘願，正視一切是非邪正，自拿定宗旨，不為圓融，方便，隨緣等論調所轉，現存佛教最缺乏的是這種人，最需要的也是這種人。

重新出家，是僧青年向上的最大引力，有這引力吸住了，就踏上了永遠上進的階石，這是重新做人，和最後成佛的基礎。設使認為我已出了家，受了戒，是個正式的比丘了，用不着重新出家，這樣，你就欺騙了自己，辜負了自己，失去了做人，和成佛的因緣！人生的墮落，是當下承認不，立志探討真理，履踐真理，實證真理，他所表現出的行為為：驕縱，輕狂，矜誇，這種人怎能不墮落呢？照這樣看，我們的人生要有決定性的上進，非重新出家不可。

這並不是我的創見，古時有很多大德是這樣做法：像滿益大師，他承認自己沒有得比丘戒，退居沙彌地位，表面似乎是貶抑了他的身份，其實他老人家持戒精嚴。不過是為重新出家者的示範罷了。一代大師尚有這種真誠切實的表示，我們應該效法他。

復興中國佛教，必須建立新的僧團：構成新的僧團，全靠這重新出家者做骨幹。所以中國要有重新出家者，才能構成新的僧團，否則，新僧團是不能建立起來，而佛教前途亦不可想像！

# 佛經傳譯之概觀

東 初

佛教之生命，寄託在傳譯，傳譯之工作，始於漢明帝，迄於元代，約一千三百年間。其間經中外傳譯家，不惜犧牲生命努力之結果，不惟奠定華夏佛教之基礎，且於維繫中國文化史上有特殊之貢獻，此於南北朝時代佛教文化盛況中可窺其端倪。今吾人目誦浩浩三藏之靈文，當如何感謝歷代為法忘軀傳譯家偉大之恩德！設無歷史上偉大傳譯者，吾人今日焉知有經教之可奉。

中國最初之傳譯家，為漢明帝迎來之迦摩騰竺法蘭二人。其所譯「四十二章經」，相傳為佛教入中國最初之經典。（以道安錄所不載，似經十八卷說為入漢初傳經典，人未深信。）其後約八十年，西域諸地傳譯經師相踵而來。支婁迦讖，安世高，竺佛朔，為初期著名傳譯家。支婁為月支國沙門，於桓帝建和元年來。所傳「般若」，「般若舟三昧」，「首楞嚴」，「阿閼佛國」等，是屬大乘觀智方面，佛教傳入漢地應以支婁為始。安世高於桓帝建和二年來，至靈帝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其所傳多係小乘部分，如「安般守意」，「十二門」，「道地」，「禪法」等。故初期佛經大小乘及禪觀俱有，竺法朗光和初年來洛陽，出「般若舟三昧」。其餘若安支，支婁，康巨，嚴佛調等，各傳其受持部分經典。故初期傳譯多半來自西域諸地。若月支，安息，康巨，龜茲等，間有來自印度者。

由漢至唐開元年間，六百餘載，中間傳譯經籍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乘三藏聖教，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百六十六卷。今舉其重要者言之：西晉之竺法護，東晉之羅什，曇無讖，覺賢，南北朝之菩提流支，唐之玄奘，竺法護，生於敦煌，日誦經萬言，過目不忘，精通三十六國語言，為語言學之天才，周遊西域諸國，求得梵本長安。從事傳譯，出「光讚般若」等經一百七十五部，其所譯除涅槃外，尚有「般若」，「寶積」，「大集」，「華嚴」，「維摩」，就中以正法華維摩影響後世為大，學界譽為燦爛菩薩。

於東晉晚年來長安之鳩摩羅什，生於龜茲國，七歲出家，即有神童之稱，日誦千偈凡三萬二千言。初誦毘曇，幽顯暢通，後隨母出國遊學從名師學習中長阿含四百萬言，及方等諸經與中，百，十二門論等。故其所譯，包括經，律，論，禪，念佛，多方面。且其譯法至今猶令人稱之為獨步，蓋羅什為傳譯史上劃時代之人物。當五胡盤居北方時期，各族間都渴望新的人才，都長安之符堅，先以十萬之師取襄陽迎得道安至長安，安累

勸符堅遠迎羅什，符堅終乃遣大將軍呂光，率七萬兵伐龜茲國，伴羅什東還，至涼州聞符堅已亡，羌族姚興於長安立新國，呂光抵得留住涼州，另立國號，羅什當然不能他去，其後經幾多折衝，始來長安。羅什在涼州十六年，於此時期學習漢語，因此後來「能解漢語，譯述自在」，天下英才集於其門下者達八百人。尤以姚興之優待，使其能完成傳譯史上偉大之事業，其所譯總共三百餘卷，重要者為「大小品般若」，「維摩」，「法華」，「楞嚴」，「十誦律」等，並大，中，百，十二門四論，成實論，梵網，華嚴三昧等經，總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餘卷。

在此前後，曇無讖譯出「涅槃經」，覺賢譯出「華嚴經」法顯又從印度留學歸梵本僧祇律歸來一僧祇律為覺賢譯——此與當時佛教界一大衝動。曇無讖實為涅槃經而繼者。初以漢譯涅槃經品數不足，雖數番遣使於于闐尋得後分，續譯成三十三卷，然終感不滿，以梵本涅槃經三萬五千偈，約百萬言。今所出祇一萬餘偈，當其再度歸西途中，為北涼王璦為政治上作用，遂密使人途中害之。覺賢初寄身羅什處，頗受歡迎，彼此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往來宮中不絕，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專弘禪業。後以流言誤傳，兩者門徒誑惑互起同異，覺賢被擯，乃率慧觀等四十餘人放浪天下。相送者數千人。姚興見賢遠去，深以為歎，廬山慧遠久欽風德，乃迎來江南，因緣奇合，先慧遠弟子，支法領於子闍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羅什與覺賢間因為弟子間不和，遂使兩大傳譯者於翻譯史上無形成為對峙形勢。羅什有「坐禪三昧經」，覺賢則有「達摩多羅經」，羅什有「十誦律」，「四分律」，覺賢則有「僧祇律」，（原本為入竺僧法顯携回）羅什有「般若經」，覺賢則有「華嚴經」。兩大傳譯家各有其系統。羅什傳龍樹學實相論，覺賢對此則傳世親學緣起論，此可於其譯出華嚴經中看出。實相緣起為佛滅度後八百年間印度大乘佛教兩大學派，此兩大學派同時於無形中又傳來中國，此於後來中國佛學發展思想上有重大的關係。羅什雖譯出華嚴經為中心的「十地論」。但在全體上觀之，還是特別取而譯之。

南北朝時代之中葉，菩提流支，初於北魏，傳譯世親緣起論，經為「楞伽」，論有「十地」。不久應梁武帝招來之真諦，亦傳譯世親唯心緣起論。為其代表者，則有攝大乘論，起信論，北魏以後，「十地論」研究，陳以後「攝大乘論」研究此與佛學思潮上一重大變化的影響，再加上龍樹系實相論研究，遂成為整個中國佛學思想的系統。

此後大翻譯家，唐玄奘留學印度十七年歸來，傳譯法唯識學，其語氣及筆法，又給與佛教傳史上劃時代之影響。佛教學者稱以前為舊譯，玄奘以後稱為新譯，其所譯雖同為世親緣起論，但與舊譯支、真諦傳譯間顯有不同，菩提流支真諦間為唯心論，玄奘則為唯識論。

由後漢至唐七百年間，為中國佛教史最古未有之興盛時代。其間傳譯界巨匠，實不在此數人，今舉出以上九人，不過僅就其趨勢而言，南北朝末年，中國佛學思想進步雖很快，但都假於外國傳譯者之手，國內尚未有特異人才出世，但自玄奘三藏後，則中國佛學思想迥異印度佛國傳譯者之力量。甚至中國佛學思想凌駕印度佛學者之上，以羅什日誦千偈之天才，拾著實相論注維摩外，對於佛學思想個人很少發揮，僅為傳譯而已，遠不及玄奘師於緣起論唯識論上發揮之特長，及綜合十大論師傑作集成之成唯識論之偉大。玄奘以後翻譯家中上數的，在新佛教方面，祇有傳密不空三藏一人而已。

經過長期傳譯的結果，當然會發生許多異譯，甚至一經有十種以上的不同，最奇妙的是，雖然為一經，但結果不一致，這固然傳譯者所傳系統為研究佛學思想變遷史上重要問題，要詳細研究某一經典與異譯內容變遷發展的史料，則經典目錄研究成為主要的對象。

東晉以來至隋代，佛經目錄數目約有二十餘種，費長房之「歷代三寶記」中曾一一舉出，捨去其中可疑的部分尚不及二十種，內中最可惜的，就是捨去南北朝時代之梁僧祐之「三藏記集」外，前多不存。

- 一、三藏記集 十五卷 梁天監年間 僧祐撰
- 二、衆經目錄 七卷 隋開皇十四年 法經等撰
- 三、歷代三寶記 十五卷 隋開皇十七年 費長房撰
- 四、衆經目錄 五卷 隋仁壽二年 彥琮等撰

# 五、大唐內典錄 十卷 唐麟德元年 道宣撰

## 六、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 五卷 唐麟德元年 靜泰撰

## 七、大周刊定衆經目錄 十五卷 大周則天後曆冊萬歲 元年明倫等撰

## 八、開元釋教錄 二十卷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 智昇撰

## 九、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三十卷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 圓照撰

## 十、至元勅同總錄十卷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元慶吉等撰

這些目錄中，以「三藏記集」為現存經錄中最古之目錄，為今研究佛經中最珍貴之史料，以其保有尊為最初批評模範目錄之東晉「道安錄」。其次為隋之「歷代三寶記」及法經等「衆經目錄」。隋代是綜合南北朝文化，歷代三寶記是東晉以來目錄集大成之寶庫，亦可窺見當時佛教文化躍進之特色。歷代三寶記雖為集成之巨編，但其內容不無缺點，其於出三藏記集中譯者不明及失譯部分，多經考核注明，此為其缺點，但對真偽經典混合部分未能十分嚴辨清楚，此為美中不足。其後取隋之形式，及其材料之「衆經錄」，對此都加修正。「開元釋教錄」為現存目錄中最完善之經錄。其內容組織分別大小乘經律論，更設賢聖集傳一項，而又分中撰述部分，並以大小乘分類，首置般若部，寶積，大集，華嚴，涅槃，部順序編列，又添加重譯部。開元錄素為學者所景仰者，殆無謬焉。然照新的研究法，對此當不能滿足然為無可如何者？總之，目錄至開元錄止，可告一段落。

隋唐盛行書寫經藏。隋開皇年間，共有三三五卷一切經。唐玄宗、德宗、開元貞元年內，依釋教錄整理，則為五〇四八卷，五三九〇卷，此為一切經總集成。其餘隋代佛教遺物，現存於雲岡龍門石窟中，成為東方藝術之宮。依開元釋教錄整理入藏的經律論，共四百八十帙五千四百八

# 十卷，四十八帙，依千字文的字號編輯，唐時代寫經多依此法。一切經典雕印始於五代，精於北宋。宋太祖開寶四年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十三年間，完成五〇四八卷北宋版一切經。在成都印行的。稱為蜀版。此為我國木版經藏最早之藏經版。

在北宋同時及南宋期內有三版，即福州東禪寺版，及福州開元版，湖州思溪寺思溪版。至元代有元版，普寧寺版，磧砂延壽版，弘法寺版，杭州萬壽寺版。河西字大藏經四種，皆依開元錄五千四百八卷為範本。逐步相加，故內容數量多不一致。各具其優點。明代洪武年間之南藏，名金陵版，永樂年間之北藏，名北京版；及萬曆十四年開版方冊楞嚴版。以經藏不論官版，私版一切都是折本，唯楞嚴本，是冊子本，此於藏經普及方面，為一特色。清朝自雍正至乾隆間完成龍藏版。龍藏共七八三卷。以及宣統三年之頻伽精舍版，民國十二年影印續藏版，民國二十二年影印宋碕砂版。抗戰期內上海少數佛教人士籌劃之中華大藏經版，惜至今尚未完成。今後對全國藏經有重行編輯整理之必要，民國以還不惟國內佛學者諸多傑作及由鄰近佛教區域，若日本，西藏，錫蘭傳入有價值之單本經論亦復不少，在在需有重興編輯之必要。且以前藏經之編輯，在流通便利上已不適合時代，必需繼以科學整理方法整理之，可集成萬卷之大藏經，流傳於世界。以上概述佛經傳譯及經版之概要，僅就所知者而言。中國明版以前古版經版，國內幾都絕跡，此項經藏多存於日本，日本現所有我國古版經版，拾蜀版，幾佔全部；日人視此為國寶，且日本佛教經藏每十年整理一次，每次，都有驚人成績，並完成巴利語南傳經藏，故日本藏經豐富已凌於中國之上。獨民國四十年來長遠歲月間尚無一部以親全約藏經問世，實為我國文化界及佛教界歷史上一大缺點，我人能不愧於中乎！



# 文芷之死

雋 中

吾女文芷生於民國廿七年，一月四日，歿於卅五年，七月七日，在此短促之八年半之壽命中，所表現之慧，其品其貌，如花解語，如玉生香，洵吾家之拱璧也。自芷兒死後，余未嘗一日展眉，即家道亦不若昔日之旺盛矣，似吾家之幸福與希望，俱隨芷兒而逝也。

民國卅五年六月十六日發現芷兒身體日瘦，且時常煩躁，仔細看醫，方知發熱，初延西醫無效，又延中醫，病反轉劇，廿日芷兒謂余曰：「媽！我昨晚夢見一老人與吾家之磚牆，兒干涉之，彼大怒，追捕兒，禁閉其家中，不准出，媽！給他燒紙錢，好否？」余允之。下午芷兒又促余即燒，且不令其父知之，蓋恐為其父所阻也。

廿一日芷兒問余曰：「兒之紫色衣服何在？我初八日穿此衣可否？」我無好衣服穿，奈何？又曰：「二哥在樓上否，我有話說，」又注視余曰：「媽！不要生氣！不要難過！大哥哥大學快畢業，他一定會孝順你！」

## 茲聘

孫清揚，王金蓮，李子寬，黃王圓通，殷金秀芳，開金蓮英，劉惟實，李本慈，侯本智，顧一卮，應金本慈，陳慧復，張少齊，周本澤居士為本社社董。

社長南亭

廿二日驗血，知係傷寒，遷入醫院，病即加重，轉床第，狀至痛苦，喃喃語，徹夜不休，其語除要媽媽，呼媽媽外，尚有數事甚奇者，略述于後：

有一婦人聲，似出自芷兒喉中者，甚類村婦罵罵聲，音低且快，低時聽不清，快時如雞啄食，如刀切菜，約十餘分鐘之久，芷兒曰：「媽！他罵你，聽到否？他要帶我去。」余大驚！與之對話如左：

余曰：「不能隨他去，汝吾女也，應隨我。」

婦人聲：「……」

芷兒曰：「他非要去不可！」

余曰：「願出錢，拿錢買命，要多少，出多少！」

婦人聲：「……」

婦人聲：「……」

芷兒曰：「他要帶我去，暫在女職商店內。」

廿四日歐陽師母聞訊，偕一佛徒來，謂彼有法術可驅邪治病，佛徒焚香，向芷兒誦誦有詞，誦畢，芷兒瞋目斥之曰：「誦何經？」佛曰：「誦解經。」芷兒曰：「經何意？」佛徒曰：「寬宜解，不宜結，肯解則好，不然冤冤相報，幾時休？你明白不？」

芷兒不言，翻身向床裏臥，似不屑與語者，此後每天除服藥打針外，飲大悲水。佛徒亦不再來。病似漸癒。

七月一日吾弟欽若（醫專學生）不信鬼神，力阻飲大悲水，余亦將信將疑，又見芷兒漸癒亦未與之飲。

七月三日增兒曰：「媽！我延長一天。」余莫知其意。

七月四日芷兒與余相對，狀極親愛，留戀，有「唉！可憐！我害他到此地步，有何辦法？」之聲；出目芷兒喉間。

七月五日芷兒曰：「媽！我要在公公那兒。」

皆如芷兒所預言者。

芷兒於六月廿二日晚與余語，絮絮不休，余恐其耗神，禁止彼語，芷兒曰：「我現在說話不聽，將來想聽也聽不到了。」芷兒！我以芷兒！誠然今生我再在何處能聽見兒音！看見兒形！痛哉！願兒虔信佛法，力求解脫，他日我們在佛法會上相見之蓮花池中相依！永不分離！

## 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
- 2 發初機信仰者的文章
- 3 對佛教歷史及佛教故事的文章
- 4 對佛教改革性與建設性文章
- 5 大陸重光後對寺產整理及僧制改革建設新中國佛教文章
- 6 介紹各地佛教情形的通訊及特寫
- 7 其他有關佛教文藝，小說，詩歌，書錄等。
- 8 投稿字數，每篇請勿超過四千字。
- 9 賜稿務望用稿紙繕寫清晰，並加標點。
- 10 凡退稿原稿的稿件，不刊載即附回。
- 11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
- 12 稿件發表後，概不閱本刊。
- 13 來稿請寄北投法藏寺本社編輯部。

# 以因果律來看共產黨

天民

因果乃構成宇宙一切現象界的元素，同時也就是徹底能解決宇宙間一切問題的準則。科學家固取之為唯一的依據；即我人於日用間，亦莫不皆攝在它的範圍之內。釋迦牟尼佛是徹底的覺悟到這宇宙的真理，同時即本著這真理來指示我們，改造我們的大聖人！它指明因果正理的道理有四點：

一、一因一果：這就信仰了因果道理的人說，因為它還沒有能明瞭一種因只能結一種果的原理；往往以自己所種下的一種功德因，就希望它能結出種種的功德果來。有了這樣的希求心，不外是種下了一顆麥子，希望能收到麥子稻子豆子桃子等許多的果實，這是一種錯誤！

二、多因多果：這也是就信仰了因果道理的人說的，因為他雖知道一種因只能結一種果；而多種果乃是由於多種因的道理，他還不明白。這一類的人往往對於自身行善而遭到的不幸，他人行惡而反得到僥倖的境遇，遂以為行善無益，作惡無殃而顛倒了因果律。殊不知行善遭不幸，作惡得僥倖，這乃是現在行善作惡的因尚未成熟，而成熟的乃皆是過去與現在行為相反的因。因為善惡的因素，可能由過去世，延長到未來世，成熟的過早，在時間上有很大的不同的。

三、有因有果：世間一切事物的成熟，皆皆賴於外緣的會合與不會合，所以時間的遲早，是沒有一定的。短日一分一秒一刹那，長至一年一生，乃至多生與多劫。總之，不問時間長至何種程度，只要你沒有造因便罷；若你已經種下了善緣或惡的因，那就不怕你經過了百千生，一旦與外緣相遇，則上便受到果報！佛經中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又普通所謂「善惡到头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就是這個道理。無如一般眼光短淺的人，却不能理解會到這理！所以就產生了撥無因果，而無惡不作的人來了！

四、無因無果：佛學上說，「菩薩畏因，衆生畏果」。這意思是說：菩薩已了解了有因則必有果的道理，不敢自己去栽荆棘，留著絆自己的腳。衆生却不能明白這樣的道理，所以只要自己心之所好，就為所欲為，也就是祇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必得要刀斧加頸，或棄報現前，才哭天呼地的求饒。殊不知要受此苦果，必須先不造那惡因。若種因而避果，那與掩影而逃形有什麼兩樣呢？我們本著這因果的正理，來權衡共產黨的成敗，直若燭照而龜卜，可以絲毫無疑。

現在共產黨在大陸上的行為是：強奪人民所有的財產，什物，虐殺人民的生命。他們利用一般無賴的光棍，向一般善良的人民，歪曲事實，以莫須有的罪名，實行非人道的清算與鬥爭。它們明知這一般光棍，都是地方上的無業遊民，土棍，敗家子，但認為可利用時且利用之，以箝制，消滅一般善良的人民，以便於他們好永遠的把握政權，享受豪華生活，汽車，金錢，美人的豪華生活。殊不知豪華生活，在因果律上謂之禍報；人們要有這種高貴的享受，必得要為全國人民，應過汗馬功勞，尤其要國防鞏固民生安定，而後才能讓你安安逸逸的享受下去。今共產黨以殘暴，虐殺，搶奪的手段，要強奪開秧歌王朝的統制，以求一班匪黨們分贓式的長久享受，那就是叫無因而有果。無因而有果的世界，是禽獸世界，是強盜世界，禽獸，強盜的世界，能够長久，那除非是天翻地覆，到頭還有什麼話說呢？再說到它們不擇手段的一切暴行，據近來報紙上所說：有退福牢（在木椿上先釘滿鐵釘，然後把人綁在上面磨折而死）大分家（等於過去酷刑的五牛分屍），取零件（零碎割下一個人的五官四肢）等的八十餘種。自從公佈了所謂「二十一條懲治反革命條例」以來，被他們用上面所說的毒刑大屠殺的同胞，據最近我們抗暴會的調查報告，已經有了一千數百萬之多！像這樣的橫行無忌，為所欲為，全不顧慮到「殺人者人恒殺之」的因果律，這就是有因而無果。有因而無果，是違反了因果定律，是自然趨勢，違反不了，等到老百姓受不了這箝制，搶奪，虐殺，毒刑，則必有群起而反抗的一天，到那時秧歌王朝的統制命運，可立見傾覆與毀滅。

上面已經說過，因果乃構成宇宙間一切現象界的元素，同時也就是徹底能解決宇宙間一切問題的準則。有此準則，所以人民賴之而安，國家賴之而治，社會賴之而安定，民族賴之而獨立，國際間賴之而和平相處。今共產黨不講因果，違反人道，那它們就是破壞人民安樂，國家的和平，社會的安定，民族的延續，國際間的和平。總而言之，便是毀滅整個的人類，使全人類都變成禽獸。孟子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夫者，人人得而誅之」。反說：「天下烏乎定，定於一；執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任憑世界轉變到什麼地步，這因果定律，聖人之言，是顯赫不滅的。我們的政府，正在發展國強，百廢俱興；我願全體同胞，大家一致擁護政府，推行國策，必定可以得到自助，人助，天助的効能，早日打回大陸，顛覆秧歌王朝，拯救大陸同胞的苦難。同胞們！起來罷！

本刊歡迎訂閱！

介紹！

# 三民主義與根本救國

慈航法師講  
弟子慈引記

在沒有講「救」字以前，要先研究國字的意義；假如國的意義都不知，還講什麼救呢？說到救，一定是道；如果沒有道，就無從說救了；這是很普通的原則。

「國」字的意義，可分兩方面來講，一是質的方面，二是量的方面。國家的質是什麼？以什麼為國家的質？把這個意義弄清楚了，才能講救國。國家要不要土地？當然要的，沒有土地，就不成爲國家，所以國家的質，第一要有土地。不錯，國家是要有土地，但單單有土地，就算是國家嗎？例如：美洲在哥倫布沒有發現以前，就有土地，不算國家呢？所以第二要有人民。有了土地和人民，還不能算健全的國家。例如現在的德國和日本，不是有土地和人民嗎？所以第三又要有主權，如果做了亡國奴，怎樣算是國家呢？土地，人民，主權，三質具足，才成國家，好像香爐的三隻腳一樣，缺一不可。由此可知沒有講救國以前，須先講國家的質。土地就是民生主義，人民就是民族主義，主權就是民權主義。三民主義就質的方面講，是平等的。譬如沒有人民，要土地做什麼？沒有人民誰去拿主權？反過來說，德日不是有人民嗎？但無主權，要人民土地做什麼？不錯，人民要緊，主權也要緊，但如果沒有土地，空空如也，那又怎樣辦呢？猶太人在世界上最多，也最聰明，然而沒有土地，再多，再聰明也沒有用，由

此可知三民主義是一部完全全救國的主義，而有的人偏偏只講民生而忽略了民族，或只講民族而不講民生，這都是等於缺了腳的香爐，站不穩的。國家的質如此，已經明白了，現在再來講量的方面。量是不定的，或大或小，或大不大不小，所以國字裏面是一個或字。例如我國從前有三國，六國，十六國，東周列國之分，這就是國家的量可大可小，可不大小。所以從前人寫國字，裏面是寫或字，後來人寫國字，裏面是寫王字，以爲國是國王一個人的。庚子年八國聯軍進了北京，一砲對國王嚇走了。現在寫國字，裏面寫民字，是表示國家是國民大家的，打走一個國王，還有許多主人，是打不了的。「國」，是不定之國；「國」，是一人之國；「國」，是民衆之國。但這些國，國字，都有四個角。我喜歡寫成圓的，不好。因爲地球是圓形，七稜八角就不好了。這個圓形的「國」字，是表示大家團結，國家統一的意思。辛亥革命以來，圓字雖然裏面是民字，但有袁世凱的角，有馮國璋的角，有曹錕的角，有吳佩孚的角，有張作霖的角，現在又來一個毛澤東的角，這都是要不得的。國家須要統一，須要團結，無得，須要大家團結。我對於國字的哲學，外面寫圓，裏面寫衆，人多就寫衆，人少就寫衆，衆字，如同皮球，可以放大，可以縮小。衆字的

意義是表示團結，交叉聚集。所以三民主義就量的方面講是要統一的。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權。

「救」字的意義講明白了，現在講「救」字。救國是救土地呢？救人民呢？還是救主權呢？若說救土地，那末，人民和主權就可不要了；若說救人民，那末，土地和主權也可不要了。若說救主權，那末，人民和土地更可不要了。這都是不行的，可見要三法同救，平等平等。有的人救國，以爲人民可以犧牲，只要救土地和主權，這是絕大的錯誤。

其實講來講去，爲什麼要救土地？因爲要救人民！土地是幫助人民的，主權也是幫助人民的。國父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也。」可見就質的方面說，人民是比土地和主權更重些。美國人寧可犧牲物質，決不肯犧牲人民，就是以救人民爲重的意思。

救字的意義講明白了，現在講根本救國：

有人說，救國家要提倡科學，以科學救國是對的。有人說，救國家要鞏固國防，以軍事救國，也是對的。有人說，救國家要澄清吏治，以政治救國，更是對的。有人說，救國家要發展經濟，以經濟救國那是十足對的。有人說，救國家要普及教育，以教育救國，也是對的。通通都是對的，不過更有根本救國！什麼是根本救國呢？國家之病，在乎「人心」。人的大病，是在我執。有了我執，你也有我，他也有我，我也有我，四萬

萬同胞各有我。那末，國家就散漫了。有了我，就發生我貪，我瞋，我痴。有了我貪，不准你貪；有了我瞋，不准你瞋；有了我痴，不准你痴。只有我，就是只有我私。袁世凱，吳佩孚，張作霖，毛澤東等因爲都是個私心，所以亂國害民。所以欲救國者先救「人心」；此心不救，提倡科學也沒用，鞏固國防也沒用。澄清吏治也沒用，繁榮經濟也沒用，普及教育也沒用。因爲這些剛剛好做他個人的私用品，所以救心是救國的根本，根本不救，縱使枝葉茂盛，不久就會焦頭爛額的。此心不救，則科學，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等都變成私心的老虎皮。若化私爲公，則科學成爲國家的科學，軍事成爲國家的軍事，政治成爲國家的政治，經濟成爲國家的經濟，教育成爲國家的教育。這樣，國家才能統一太平。

救心的方法是什麼？人身有殺盜淫三惡業；口有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惡業；意有貪，瞋，癡，三惡業。這十種惡業，就是心病。假如不亂殺，不亂盜，不亂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瞋，不貪，不癡，不愚癡，這十善業道，譬如十全大補湯。阿彌陀佛，即是本藥的引子。假令人人都行十善業道，又能深信切願來念佛，那就把心病救好了。如此化私爲公，反惡爲善，人人能够如此，國家的病也就救好了。至於方法，唯有人人研究佛經。若要詳細知道，可讀十善業道經，華嚴經離垢章，以及其他談十善的經典。這就是根本救國。

感應道交不思議

張素瑛

## 一、念佛的感應

鄭鐵字英伯浙江蘭溪人，爲司法界之前輩。篤信佛法，執持彌陀聖號。有年。於民國三十二年，在滬示微疾，當農曆四月三日，醫士爲之把脈，脈已微然，毫無動相。而英老自云，等待初八日釋尊文佛誕期方纔好。厥後果如所願，延至佛誕日，諸好友齊集，助念佛號，英老自亦念佛，與諸親友，點誦含笑而逝。此老生世與家父友善，本月初，彼之三小姐，來北投，訪問家父，特言其事。於此足徵佛說一切惟心，於英老終期而爲信。

## 二、觀音的靈驗

熊在渭，江西監察委員，夫婦到秦年餘，家鄉音信杳然，無聞念甚焦思，無法得悉。今年正月，熊夫人，頓然以念觀音救劫經咒一藏，用贍家屬之平安，迨至日前，甫將念圓之日，有同居者，黃覺監委云，恭喜恭喜，熊太太，心頭圓滿了，斯日熊夫婦，約

黃一齊出外散散步，黃云你們先行，我隨即來，於是熊夫婦即先行，黃稍整理即出門，適郵差信至，黃接信隨趕，熊夫婦，將信轉交，熊當祈信一看，果然是家屬來信報平安。因此甚喜，觀晉靈驗，遂說與家父聽。按黃監委黃監委是湖北人，從來不信若何宗教法門，此次見熊之念經靈感，心甚爲動，言念彼之老母，忽痛哭流涕，亦擬效熊夫人之念經用祝母親在大陸之平安云。家父即慰彼曰，汝能盡孝，又能盡孝，善莫大矣，勿多悲哀，吾借給你幾本書，你帶去多多看看，當有慰焉」。

### 三、狗子有佛性

日前家父與師依師智公，相約散步，由溫泉路一百四十八號出發，經草山公路，過法藏寺後，折而東，有一廟，名玉皇宮，地處幽靜，有花木園蔬，瀑布飛泉，老道三四人，尚在室內。吾們三人甫行至殿前，即有黃

本刊啓事

本刊將陸續刊載「對中國佛教改革的意見」，今日中國佛教已臨到非改革不可的階段，然該怎樣改革，却不是少數人的意見所能達到的，必需全體佛教徒提供實質意見。這是有關未來中國佛教命運及整個教徒光明的前途，希望全體佛教徒一出家菩薩，在家菩薩，千萬不要放棄這個報佛恩的機會，依照現前國情社會及佛教全體主義，提出有效辦法的意見，文體不拘，字數多少，均所歡迎。

編輯委員會啓

四十年五月十日

狗叫時，師云不要緊，即作喚聲，狗見喚聲，近師身，後以手輕輕拍狗頭三下，狗當略退，後腳坐，身立起，前蹄合攏，向師作揖五六下。家父云，此可傳爲美談，何曰狗子有佛性，十八年吾在港何得士家，彼狗亦曾作此狀態。吾曰狗子既有佛性，爲甚爾狗胎呢？師云業識重故。若有轉識成智之因緣時節，即可逐步上進，以抵於佛。嗟佛說一切衆生皆可成佛，誠波斯斯言。

由此觀之，佛說一切由心造，誠不虛也。果能依佛學，發願修持，不惟可化干戈爲玉帛，早日還鄉，轉濁業爲清業，感應道交，亦可化熱惱爲清涼，獲觀瑞相，終歸解脫。

佛教要聞

一、后里每年在三月十九日舉行春祭，要陳列幾千百隻豬羊雞鴨。今年因五十四軍醫院駐在該地。軍中佈教師煮雲法師。深以此種迷信風俗應予改善，以佛教戒殺放生感召人間祥和道理，開導鄉民，故今年春祭純以佛教素食祭祀於中陰延僧念經，並由煮雲法師宣講地藏經大意三日。

一、臺北市善導寺，十普寺經常講經，西寧南路法華寺前由圓明法師開講唯識，頗得聽衆稱許。復於上月二十五日開講楞嚴經期間一月。每日前往聽講者不少。

三、竹南獅頭山爲臺灣佛教名勝，山中寺宇林立，修道僧侶不下三百餘名，近律航法師率領會性，印海，及韓長新，董正之居士於山，修正語佛七四十九日，於獅山增色，人天同生歡喜。

爲善獎券

中央日報載：金門行政公署，爲提倡社會道德，鼓勵人人爲善，特發行一種「爲善獎券」。其發行辦法如下：

(一) 凡本島軍民實行善事一項，對於國家民族有善良之貢獻或對社會有良好影響者，由行署核發爲善獎券一張。

(二) 爲善獎券每月發行一次，每期暫發五百張，次月五日開獎。

(三) 爲善獎金分配如左：一、頭獎一個臺幣五百元，二、二獎一個臺幣二百元，三、三獎一個臺幣一百元，四、四獎一個臺幣五十元。

這是挽救國家民族根本的方法，今日道德淪亡，人心險惡，捨去爲善，不能挽救人心，爲善獎券，希望能夠由金門而臺灣，而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人類世界都需要這種獎券！

# 本刊收支報告

一、收入項

- 一、捐款 貳千五百貳拾元  
二、訂款 拾元  
計入貳千五百參拾元
- (二)支出項
- 一、印費 陸千七百五拾五元  
二、紙費 壹千七拾九元八角  
三、郵費 五拾四元三角  
四、雜費 捌拾貳元五角  
計支貳千五百七拾壹元六角
- (三)結算
- 一、透支四拾壹元六角

# 給讀者報告

這一期稿子，無論是量，是質，雖未能達到我們的理想，但較以往總算有了進步，這種進步完全是讀者的鼓勵與作者的心血所造成的，編者是十分的感激。

「所希望於中國佛教會者」，是自由中國佛教徒的共同希望，今日「中佛會」不能督促各省分會實施興辦教育的議案，這將來臺灣佛教，就談不上擔當興復祖國佛教的責任。對整個佛教改革工作，若不爭取時間作充份的準備，誠為作者所說有負全國教徒負託之望。但這種偉大的工作，絕不是獨處深淵的「中佛會」少數負責人所辦到的，必需全體教徒共同的努力。

「共匪絕不能毀滅佛教」，是續上期。作者根據佛教勝義及歷史的事實說明共匪絕不能毀滅佛教，同時，並指出共匪強暴不可畏，所畏者乃佛教中有沒有若道安，知玄，慧遠，道林等智慧，若疊始殺之而不死，所之而不傷的神力，以及靜關為教犧牲的精神。最後強調全體教徒共同努力改革佛教建設適合新時代的中國佛教。因共匪得勢而感到的前途恐慌不安者不可不讀。

「發菩提心」，是學佛的人第一步工作，這篇文章，是從整個經教中拈出來的，根據各大乘經論發揮菩提心要，可說佛學的精髓，初發心者要讀，已發心者更要讀。

「如何是禪」，是從離去經教，

捨去言說，直顯佛陀自覺心上所顯的絕對境界，是要我們學佛的人不要以為讀了一部經或兩部論就為滿足，要知道這是標月指，不是佛法，真正的佛法乃在汝心上，「人人獨具」，「個個圓成」，這是給我們學佛的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指示。

「重新出家」。是救濟今日僧青年的良藥。許多僧青年以為懂得了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的佛學；甚至會寫幾句白話文，就自高不凡妄自尊大，不滿現實，甚至走向歧途；其實距離出家的階段，還遙遠得很！即順法師為佛教學者，尚要「重新出家」，不學無術的我輩僧青年，又向那裏藏身？作者以純正思想新鮮的語句傳出妙諦，希望我輩僧青年多多閱讀！

「佛經傳譯之概觀」，是從歷史觀上觀察佛經傳譯的概況，佛教在中國絕不是幾幾所寺廟偶像為生存的倚仗，是有其珍貴文化為背景。佛經傳入後，不僅奠定佛教生命的基礎，且使我國文化從物質上精神上皆起一種革命運動。作者以簡短筆法敘述，這給初機研究佛教歷史者一個扼要的介紹。

「文正之死」，作者是以死者的母親，以沈痛心境描寫死者的活潑天真可愛，臨死不昧，在天真靈廟中捨去人世，雖怪作者悲痛，世界上以悲母的愛最為偉大啊！死者在疾中說：「有一婦人要死者隨她去？並且說：『是死者的媽！』」這些話是給研究科學者不相信鬼神的一箇答復，在佛學上說

，這是宿世冤家債主。作者共寄來三篇稿子，因為篇幅關係，不能總登抱歉得很。因為所說的話太多，其餘各篇不能一一介紹。

本刊經濟狀況在上期已給讀者報告過，是萬分困難的，本刊這次能和讀者見面，完全承孫清揚居士，李子寬居士發心拯救，尤以孫居士代為徵聘董事，謹法熱誠，殊堪欽佩，這是本刊同人萬分感激的？

同時，這次出版延遲原因，初因經費無着，繼之以人事改組，成一法師要去南部佈教，圓明法師又應萬華長期講經，張少齊居士雖允協助編輯，但無暇主編，故改為編輯委員會，共同負責，以後希望各位讀者多多指教以匡不逮！

## 茲承

一、董事孫清揚捐助二百元  
董事劉惟實李本慈各捐助一百元，董事黃玉圓通股金秀芳開金蓮英侯本智願一郵應金本慧李子育陳慧復周本澤中國佛教會，各捐助五拾元。  
二、陳惠練先生及淨妙師經手勸募如后：鄭大技先生助金五〇元，鄭通順先生助金四〇元，北投新樂園旅社助金二〇元，新芳芳旅社助金二〇元，新水國旅社助金二〇元，美華閣旅社助金二〇元，金泰閣旅社助金二〇元，蓬萊閣別館助金二〇元，新秀閣旅社助金二〇元，峰月莊旅社助金二〇元，逸都旅社助金三〇元，拘架國旅社助金二〇元，逸莊旅社助金二〇元，金門大旅社二〇元，大屯旅社助金二〇元，臺北、臺南旅社助金二〇元。

〇元，郭顯哲先生助金二〇元，江發先生助金二〇元，范昆輝先生助金二〇元，連嬌先生助金三〇元，余德先生助金二〇元，李茂松先生助金二〇元。

## 特此鳴謝

## 人生雜誌 月刊

社長 南 東 初亭

發行人 人生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臺灣臺北新北投法藏寺  
中國 印 鑄 廠  
臺北市中區東路七五號

印刷者 善導寺  
臺北市中區東路十九號

分銷處 新學識出版社  
臺北市中區明街一七〇號

新學識出版社  
臺北市中區中華路二二〇二號

香港 虎野苑  
香港九龍茶樓

訂 價  
全年拾五元  
半年八元  
零售一元五角  
港幣壹元五角  
港幣五角

內政部登記壽內警臺字第〇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為第一類新聞二〇九號